

第一章 大婚之夜被逼死

永嘉三年，仲冬。

夜色微寒，一勾涼月為垂雲所掩，東宮之內牽紅掛彩，佳燭高燒，這明麗丹赤之色，似要破開這巍巍寒冬，潑來一頭一臉的煙火人氣。

沈蘭池坐在喜床上，面前一片明晃晃的紅色，那是刺了鳳戲牡丹的蓋頭。

今夜是她的大喜之夜，她嫁給了太子陸兆業，自此後，她便是楚國的太子妃了。如今楚帝體弱，太子監國，興許未過多久，她便會是楚國的皇后，日後等著她的，也必是一世富貴。

心底雖然如此篤定，可沈蘭池卻覺得心口微悶，她不顧陸兆業還未回來，細白的手指一扯，兀自摘下了蓋頭，露出她的面龐來。

「娘娘，快蓋上吧。」

「太子殿下還未入房，這可不成吶……」

在旁服侍的婢女與嬪嬪皆是如此驚叫。

「反正他也不大待見我，扯不扯蓋頭，有啥兩樣？」沈蘭池將那蓋頭抖了抖，丟在腳邊，輕淡的語氣裡帶著一抹散漫。

金雀在髻，玉鬢高整，一張面容如凝秋慵春豔，饒是身側的婢女已看慣了她豔冠京城的容姿，此刻仍微微一滯。

一位嬪嬪勸道：「太子妃娘娘何必妄自菲薄？娘娘天生麗質，太子殿下定會愛重您，日後有的是福分，請娘娘還是先將蓋頭蓋上吧。」

沈蘭池沒答話，只是扶了下鬢髮，微挑了眉頭，這些僕婢的話，她聽完也只是笑一笑罷了，陸兆業喜不喜愛她，她心底可是最清楚的。

她從小就喜愛美麗的玩意兒，譬如美人彎如柳葉的細眉，譬如千金一匹的蟬紗緞，又譬如姑姑沈皇后髻上那銜著巨大南珠的鎏金鳳釵。

沈家位極人臣，沈蘭池的姑姑沈辛夷入宮做了皇后，沈皇后待自己的侄女極好，時常將她接入宮中小住。

被皇后姑姑與父母嬌養大的沈蘭池從小就目光挑剔，放眼全京城，她能看得上的男子也只有那一個，那便是太子陸兆業。

她倒不是真的愛慕總是冷著臉的太子殿下，只是覺得唯有他才配得上自己罷了。而且不嫁給陸兆業，她又如何拿到姑姑的鳳釵呢？

因此，即便陸兆業不喜她，更在娶她之前納了側妃阮氏，她還是嫁入了東宮。

忽然間，一陣冷風吹入，繼而便是門被推開的吱呀銳響，是陸兆業來了。

先前沈蘭池在拜堂時從蓋頭下瞥過一眼，看到陸兆業的手指牽著喜綢，細細長長，落在大紅的衣袖裡，像是一截冰玉似的，可現在一見，她卻發現陸兆業換下了那身大紅色的禮服，那隻手也隱在玄色的衣袖裡。

陸兆業有一副好皮囊，可他不愛笑，面容總是泛著冷意，像是深冬的雪似的，即便對著自己新婚的妻子，他那雙宛如冰魄的眼裡也沒有一絲融解。

好在沈蘭池早就習慣了他這副模樣。

「沈氏。」他不稱她名字，只喊她的姓，「罪臣沈辛固、沈辛殊已伏罪，沈家男

丁皆已收入監牢。孤今日來此，讓妳自選個去處。」

這一句話，令沈蘭池有些懵了，沈辛固是她的父親，而沈辛殊則是她的二叔，一個多時辰前，牽了她的手、和她拜了天地的陸兆業，如今卻說出這種話來，這是怎麼了？

「兆業哥哥，你在說什麼？」沈蘭池有些不解，蹙著眉問：「這玩笑話可不好笑。」陸兆業的面色冷峻如昔，淡淡地道：「沈辛固結黨營私，沈辛殊賣官鬻爵、收受賄賂，妳堂兄沈庭竹草菅人命、目無章法。樁樁重罪，莫非還需孤一條條說來？」沈蘭池的目光一垂，落到了自己的鞋面上，鑲著明珠的繡鞋精巧細緻，那明珠的大小，是尋遍京城也找不出第二顆來的。

她心底微冷，卻又有了一絲釋然，先前堵著她、令她心悶的那口氣，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。

沈家這些年榮寵已極，飛揚跋扈，確實到了大廈將傾之時，只是她沒料到，陸家會在這個時候發難，還是讓沈家一手扶持的陸兆業來發難。

既然父兄被拘，恐怕今日她將難逃一死。

竟偏偏在這個時候……

「原來如此。」沈蘭池目不轉睛地盯著那明珠，道：「冬日確實是個好時節，開了冰面，便該撒網捕那些養了一秋一冬的魚了。」

她這話風馬牛不相干，陸兆業卻聽懂了。

他側身一讓，令身後的太監端上一道錦盤，其上置著剪刀、白綾與滿是酒液的金杯。

盯著金杯、白綾與剪刀，沈蘭池竟露出了笑，她一正髮簪，慢悠悠地道：「兆業哥哥，喝了那杯酒，才是最舒服的死法吧？」

沈蘭池面上笑顏綺麗，如在春日開到荼蘼、即將凋謝的花。

這笑意落入陸兆業眼底，令也喉間微微一噎。

「沈氏，孤知道，妳與妳父所犯重罪無關。若妳能捨棄了沈蘭池這個名字，孤便能想辦法讓妳繼續留在東宮，也無須白白送了這條命。」陸兆業側過了頭，不去看他新婚的妻子，而是望著窗前高燒的紅色喜燭。

「兆業哥哥捨不得了？」沈蘭池細眉一挑，眼裡有一絲嘲諷。

她這樣慵而綿軟的語調，是從前的陸兆業最不喜的，他總覺得她太輕浮、太令人難以把持。是以，當宮裡傳來她與二皇子有染的流言時，他便立即信了，可現在的他卻再也說不出訓斥之語。

「要我改頭換面，在這東宮裡苟延殘喘？還是算了吧。」沈蘭池慢悠悠地走近那太監，素手端起錦盤上的金杯。

恍惚間，她聽見周圍一片抽泣之聲，原來是那些終於看清現狀的婢女、嬪嬪們泣不成聲，更有人跪在地上求饒，有為自己求饒的，還有為主子求饒的。

沈蘭池晃了晃那盛滿酒液的金杯，語氣不緊不慢，彷彿手中所握並非鴆酒，而是香醇佳釀。

「兆業哥哥，要我喝了這酒可以，只是我想問兆業哥哥一件事，沈家一力扶持你，

助你穩坐太子之位，可謂是有恩於你，但如今你卻翻臉不認人，在我面前假裝正人君子，你……可睡得安穩？」

她頰上的笑意含著一絲冷意，令陸兆業眸光驟冷。

沈蘭池端起了酒杯，心底卻有著一絲厭棄。

沈家確實作惡多端，可這惡，又何嘗不是陸兆業親手放縱的？他與沈家本就是同林之鳥，如今卻將沈家用得乾乾淨淨，想要做個獨身一人的清白君子，真是想得美！

「沈家？有恩於孤？」陸兆業如冰霜所凝的面色，愈顯寒冷。他攥緊了手，低聲道：「若非皇后惡毒，母妃又何至於……何至於……」到最後，竟無法說出話來。沈蘭池笑了笑，舉起金杯一口飲盡，酒液微澀，她抬起眼，望著滿布紅色的洞房，耳旁浮現出的，卻是另一個男人的聲音——

「和我走，今夜就走！現在不走便來不及了。」

昨夜，陸麒麟是這樣對她說的。

說這話時，他的面色極為焦慮，彷彿天就要塌了，一點兒都不像是那個快馬颯踏、風流肆意的鎮南王世子。

沈蘭池也是第一次知道，這個從前有一杯酒便能醉倒天地、不管俗世的人，也有這樣宛如驚弓之鳥的時刻。

在那當下，她覺得很奇怪，便笑道：「為何要走？你從來都知道，我只想做個與姑姑一般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女子。我不走。」

她婉拒了，陸麒麟竟惱得用拳頭狠狠捶了高牆，險些令手磨出血來。

沈蘭池道：「陸麒麟，你不是向來討厭我嗎？如今何必來帶我走？」

「我巴不得……」陸麒麟的話有些吞吐了，眼裡有了份痛楚與焦灼，「我巴不得我是真的厭了妳。」

現在想來，怕是同樣姓陸的他得了什麼消息，想要護她平安吧，只是……晚了。酒液進入喉中，令臟腑有了燒灼般的痛楚，未幾，沈蘭池便覺她如醉酒了一般，意識飄忽了起來。

她知道自己興許要死了，但她不想白白死去，還想令陸兆業這虛偽君子難受一番，便道：「兆業……兆業……」

從來都冷著臉的陸兆業攬住了她，低聲道：「孤在。」

「兆業啊……」她倚在他的懷中，露出了淺淡的笑意，雖然唇邊噙著血，卻依舊美豔不可方物，她用手撫了撫他的面頰，道：「我啊……」

陸兆業眼眸微動，忍不住握住了她的手掌，道：「蘭池，孤聽不見，妳想說什麼？」

「陸兆業。」她的聲音突然寒冷了起來，「我想要的，從來都是姑姑的鳳簪。若是當初成為太子的是二殿下，我也會想盡法子嫁給他。只可惜，二殿下死得早。」說完這句，她勾著一道嘲諷的笑，便緩緩闔上了眼，只餘陸兆業僵硬地立在原地，臉上的表情，不知算是灰敗還是冷硬。

永嘉三年的冬日，便在這般的巨變中度過了。

永嘉二年，四月始夏。

沈皇后所居的慈恩宮中，初蟬微鳴，花漏疏長，幾名宮女坐在階上，倩色宮紗迤邐一階，膝上擱著疊了一半的花箋，向窗外遠望而去，正是一派樓簇丹青、柳覆井亭的佳景。

簾後榻上，倚著一名睡夢半沉的女子，不知是作了什麼夢，她的秀眉微蹙，繼而緩緩睜了眼。

聽見女子起身的響動，幾名宮女放下了手中花箋，起身侍立。

「沈小姐可要起身了？」

「時辰還早，再小眠會兒也無妨。」

那倚在榻上的女子，正是安國公家的大小姐沈蘭池，今年正是十六歲的年紀，芳華正茂。

幾位宮女望著她，神色皆有些拘謹。

這位沈家小姐，父親、二叔與兄長皆是當朝重臣，祖父是安國公，姑姑則是執掌六宮的皇后，身世顯赫自不必說，更有色冠京華的容貌，足叫所有女子見之羞慚，這盛名在外的沈小姐，乃是楚京當之無愧的名門貴女。

只是這幾位宮女也知道，這般命好是羨慕不來的，在她面前，她們只有謹小慎微的分罷了。

「姑姑可回來了？」沈蘭池半起了身，纖細素手撩開真珠簾子，半露出她的面龐來，只一瞥，便見到一雙春池似的眼，又如凝了纖纖桃風，叫人不禁想要多看上一眼。

「皇后娘娘已經回來了，只是見著您還在午憩，便叮囑奴婢幾個莫要擾了您。您身邊的綠竹、碧玉姑娘，都在皇后娘娘身邊吃茶呢。」其中一個宮女答道。

沈蘭池當然知道皇后姑姑將她的婢女召去所為何事，還不是為了打探她的少女心思，免得她改了心意，不願嫁給陸兆業？

至於她為何會對此事一清二楚……

這話若是告訴旁人，旁人定是不會信的，但她自認為那是真的。

她真真切切地死了一遭，死在嫁給陸兆業的大婚之夜，因為她喝了那杯鴆酒，死在了陸兆業的懷中。

之後她重生了，回到了與陸兆業訂親前的永嘉二年四月。

沈蘭池理了下鬢髮與衣衫，便帶著幾名婢女去拜見沈皇后。

沈皇后名沈辛夷，今年三十幾許，因保養得當，她看起來與二十幾歲的宮妃並無區別。她是沈家人，容色自然美豔非常，配上那一襲華服寶冠，愈顯端莊得宜。見到沈蘭池來了，沈皇后露出笑意來，朝她招了招手，道：「蘭兒，到姑姑身旁坐。」

沈家世代顯赫、殊榮萬千，沈皇后當初也是憑著這顯耀門楣成為了皇后，只是她的運道不好，多年來未曾有孕，最後只能抱了德妃的皇子養在膝下，便是太子陸兆業。

因為沒有親生的兒女，沈皇后便對沈蘭池這個侄女極為疼愛。

沈蘭池在沈皇后身旁坐下，一轉眸便瞧見了皇后髻上的那枚鳳釵，飛鳳展翅，南珠生光，真是好不耀目。

見沈蘭池目不轉睛地盯著這枚鳳釵瞧，沈皇后噙著笑，刮了刮她的鼻子，道：「真是個小貪心鬼，待妳來日嫁給了妳兆業哥哥，姑姑便將這簪子送給妳。」

沈皇后知道，自己這小侄女向來喜愛漂亮的物件，在宮裡見到了美人兒就走不動路，對這鳳簪更是愛不釋手。

換做是從前的沈蘭池，此刻便會露出笑來，可這次她卻低垂了頭，道：「蘭池要嫁給誰，現在可不好說呢，且這鳳簪是皇后的，蘭池不該奢求。」

聞言，沈皇后的眸光微微一變，她仔細打量起自己的侄女，見她容色如常，慵眸半開，心底隱約覺得有些奇怪。

蘭池從前可是眼巴巴地指望嫁給陸兆業，如今卻改了口，也不知是怎麼了？想了想，沈皇后安慰自己道：興許是才睡醒，腦子還沒回過神來吧。

正在此時，一個宮女從殿外匆匆步入，低身一禮，道：「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說身有雜務，今日怕是不能來陪娘娘用晚膳了。」

沈皇后聽了這話，笑顏未改，依舊大方端莊，「無妨，那便讓他好好忙吧。」

沈蘭池聽了，心底卻有些想笑，好在她壓住了自己的笑意，免得讓皇后姑姑看出端倪。

皇后姑姑將她召來宮中，便是為了讓她與陸兆業多見見，免得以後成了夫妻，一點兒都不知根知底，只是陸兆業是個冷性子，對她都是淡漠疏離，一副敬而遠之的樣子。

最後，是沈蘭池陪著沈皇后用了晚膳，直到宮裡掌了燈才出了慈恩宮。

沈府的下人早就在宮門處停好了馬車，待沈蘭池坐入車中，便扯著韁繩，向沈府駛去。

第二章 對陸麒陽一見鍾情

沈蘭池坐在馬車裡，身子隨著馬車的行駛而搖搖晃晃的。她一掀車簾，見到街上一派繁華夜景，這是楚京最尋常不過的景象，可於她而言，卻恍若隔世，即便重生回來已經過了大半個月了，但她還時常在夢中驚醒，總覺得這只是莊周一夢罷了。

鴆酒燒灼五臟六腑的感覺令她久久難以忘懷，如刻在骨中，即便重生了，她也能回憶起那時的厭惡與不甘。

既然老天給了她重來的機會，她就不會任憑世事再如前世一般，讓沈家走上滅亡之路。

然而一想到沈家位極人臣後的飛揚跋扈，沈蘭池心底微微一歎，若真要扭轉沈家前路，怕是要讓沈氏的貴介們都改一改那渾身的毛病才好，若不然，沒了陸兆業，也會有其他人傾覆這搖搖欲墜的沈家。

這一世，她不要姑姑的鳳簪后冠，也不想再嫁給陸兆業，只盼著一切都能有所轉機。

正在她出神之時，馬匹忽而發出一聲嘶鳴，繼而不知為何狂奔起來。一路橫衝直撞，惹來一片驚叫。

沈蘭池被顛了一下，直直撞到了車壁上，登時一陣頭暈眼花。

「怎麼回事……」她連話都未說完，就又撞到另一個角落裡。

「這馬忽然不聽使喚！」車夫急得滿頭大汗，道：「小的也不知為何如此……」

沈蘭池手緊扣住車壁，一邊探出頭來，就見奔馬快要撞上一間宅院。

眼看那高門愈來愈近，沈蘭池只得閉緊了眼，在心底想道：大不了就再死一次！就在此時，她的身子一輕，像是有什麼人將她橫抱了起來。

「莫非是妳戾氣太甚，連馬兒都被妳嚇到了？」

人還未落地，沈蘭池便聽到這樣一句話，漫不經心的，像是春日飄揚而落的柳絮，明明是極清澈的聲音，卻帶著一分惹人生氣的輕佻。

沈蘭池對這聲音太熟悉了，無須睜眼，她便道：「若是我戾氣太過，怕是你鎮南王府的世子爺也不能活到這麼大了。」

一聲輕響，男子抱著她落了地，沈蘭池睜了眼，便見到一個玉帶錦袍的王孫公子，正是同她一塊兒長大的青梅竹馬，鎮南王府世子陸麒麟。

陸麒麟將沈蘭池放下，拍了拍手，挑眉道：「又重了些。」

陸家男兒都生得一副好相貌，陸麒麟自然也不例外，只不過他那張面皮總帶著輕浮的笑，有時是真笑，有時是假笑，總讓人猜不透他在想些什麼。雖然生得俊美，卻染了幾分塵俗煙火氣，便如那蒙了灰的美玉，多少叫人感到惋惜。

「我重？」沈蘭池撫了撫衣角，看著那邊車夫艱難地控著馬，悠然道：「我重又如何？待我真成了豐潤玉環，這楚京也會盛行起豐腴之美來。」

陸麒麟嘖了一聲，道：「大楚的城牆全揆在一塊，怕也不及沈大小姐妳的臉皮厚。」

「整日鬥雞走犬、不學無術的世子爺，也敢說我臉皮厚？」沈蘭池回道。

兩人正拌著嘴，沈蘭池的貼身丫鬟綠竹、碧玉匆匆忙忙地跑來，見自家小姐安然無恙，兩人都鬆了一口氣，又對陸麒麟道謝，「謝過世子爺。」

見兩個婢女低頭彎腰，沈蘭池眸光一斜，小聲道：「謝什麼？他可占夠了妳們小姐的便宜呢。」

這般驚世駭俗的話，便是放在國風開放的大楚也很令人震驚，只是因為面前的人是沈蘭池與陸麒麟，便也沒人大驚小怪。

「算了，不同妳計較。天色暗了，妳快些回去吧，免得妳娘又教訓妳。」陸麒麟揚起唇角，提起欄上擱置的一個酒罈子，道：「小爺我還要去喝杯花酒呢。」說罷便轉身離去。

「……就知道喝酒。」沈蘭池小聲地嘟囔著，可望著他的背影，她的眸中卻不由浮現了一絲複雜。

腦海之中，有道聲音總是揮之不去——和我走，今夜就走！現在不走便來不及了。

「小姐、小姐？」

聽到綠竹的呼喚聲，沈蘭池這才回了神，她轉念一想，心裡忽然冒出了一個念頭，

先前她還想著怎麼拒嫁陸兆業，如今不就有個現成的理由送上門來了？

待回了沈家，沈蘭池便找到了母親沈大夫人季氏。

她秀眉一皺，面浮羞色，對著母親道：「娘……今日，鎮南王世子救了女兒。女兒對他一見鍾情……」

聞言，季氏彷彿被雷劈了一般，僵立在原地，驚得下巴都要掉了。

「莫要、莫要胡言亂語。阿虎他……世子他可不是妳能作弄的人。」季氏一急，險些把陸麒麟那塵封許久的乳名給喊了出來。

陸麒麟雖是鎮南王府的世子爺，但季氏對陸麒麟熟得很。

鎮南王妃是季氏出嫁前的閨中密友，兩人關係本就不錯，巧的是，她們各自出嫁後，安國公府與鎮南王府又挨在一塊兒，都矗在寸土寸金的楚京城東，左右只隔一道牆，是以，季氏與鎮南王妃的關係如今還是極親密。

親密到何等地步呢？季氏甚至知道陸麒麟這「阿虎」的乳名是如何來的。

鎮南王妃誕下麟兒當日便取好了名字，說是「外邊豔陽高照，便叫做景陽吧」。耿直的鎮南王一拍大腿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取得好！景陽岡乃是武松打虎之地，像是陸家男兒的名字！」

這個粗糙又不解風情的解釋，令鎮南王妃立刻冷了臉，當即乾巴巴地替襁褓中的陸景陽改了名字，用「麟」替了「景」，便是後來的陸麒麟。

鎮南王惋惜無比，便用「阿虎」當了陸麒麟的乳名，有事沒事喊上一嗓子。

楚國民風開放，不設男女大防，因而沈蘭池與陸麒麟也算是一塊兒長大的，只是這兩人雖熟，關係卻不大好，但凡湊到一處便會拌起嘴來，吵得不可開交。

季氏知道，歸根究底，還是因為沈蘭池七歲時出了一樁事兒——

陸麒麟一時貪玩，將沈蘭池推入了水塘中，雖陸麒麟又將她救了起來，沈蘭池卻受了驚，大病一場。

饒是鎮南王對陸麒麟一陣棒打，又讓陸麒麟親自來安國公府下跪討罪，可沈蘭池還是不肯見他。

之後，兩人年歲愈長愈看彼此不順眼，一湊在一塊兒就互相冷嘲熱諷起來。

如今，沈蘭池卻忽然說她對陸麒麟一見鍾情？

都早過了一見的時候了，鍾的是哪門子情？這簡直是不可思議！

季氏有些頭疼，趕緊喚了個丫鬟給自己端熱茶來。她一面揉著腦袋，一面落坐，耐心對女兒道：「蘭池，開玩笑也要適可而止，這話要是傳了出去，叫這滿京城的人如何看妳？」

面前的女兒素有京城第一貴女的美名，亦是她的掌上明珠，季氏可捨不得讓流言蜚語中傷她。

聽了季氏的話，沈蘭池卻笑道：「別人說別人的，與女兒何干？」

「……妳！」剛端起茶杯的季氏險些噎到，她瞪了沈蘭池一眼，道：「快些改改性子！真是在家被寵壞了，無法無天了……罷了，妳入宮也累了，快回去歇著吧，

以後少說這些混帳話，免得叫妳爹心煩。」

季氏雖然疼愛女兒，可心裡還是有些分寸的，不會太過放縱沈蘭池的奇思妙想。讓長房的嫡長女嫁給太子陸兆業，是沈家一早就盤算好的事，可不能因為沈蘭池的突發奇想便改了主意。

沈蘭池應了是，便告退了。

出了季氏的屋子，沈蘭池卻不急著回屋，反倒是朝著祖父安國公所居的松壽院去了。

在沈蘭池的記憶之中，祖父安國公沈瑞是個身子硬朗、脾氣灑脫之人。他與沈蘭池的父親沈辛固不一樣，對安國公府這顯耀權勢並不放在心上，早早便讓長子當了家，自個兒則在後院裡挖了口池子，優哉游哉地釣起魚來。

沈瑞曾說過，兩個兒子不放他泛舟江上，做個歸隱漁舟的老頭子，他就在自家院子裡做個願者上鉤的釣魚翁，無論是誰找他，他都不會管事。

這樣的性子放在哪家都顯得有些古怪，不過沈瑞待沈蘭池與她兄長沈庭遠倒是極好，自幼便教著兄妹兩人識字讀書。

至於二房的那幾位孫輩，沈瑞也教過，不過二房那幾位都不大上進，覺得跟著不當家的老頭子沒什麼好處，學了沒幾日就不來了，最後只有沈蘭池與沈庭遠堅持了下來。

入了松壽院，沈蘭池便見到沈瑞提著空空如也的魚簍，盤坐在塘邊的石頭上，膝邊放著盞小燈籠，他雖已五十幾許了，卻腰骨筆直、身子硬朗、精神抖擻。

沈蘭池記得，前世的祖父也如此身子康健，只是後來二房出了些烏煙瘴氣的事，竟然將祖父生生氣倒，連她出嫁時，祖父也一直纏綿病榻，未能出來親自看一眼。沈瑞一側頭便瞧見了沈蘭池，他摸著小鬍子，笑咪咪道：「蘭丫頭來了？看著似是有些心事啊。」

「是。」沈蘭池並不訝異，她知道，祖父總能看出她在想些什麼，「蘭池確是有些心事。」

「讓老頭子猜一猜。」沈瑞收了連魚餌都沒放的釣竿，倒了杯茶來，「是鎮南王府的小世子惹蘭丫頭生氣了，還是老二家的桐丫頭又折騰妳了？」

「祖父猜錯了，都不是。」沈蘭池微低了頭，道：「蘭池從前喜歡的東西，現在突然不喜歡了。想要丟了，可娘卻攔著不讓，因此蘭池甚是苦惱。」

沈瑞捋了把鬍鬚，道：「蘭丫頭總是這樣的性子，想一齣是一齣的。不過這樣的性子也好，直截了當，叫人喜歡，和妳爹那個混帳不一樣。」

頓了頓，沈瑞慢悠悠地抖了抖鞋履裡的泥，「蘭丫頭，老頭子只同妳說一句，人活一世，自己歡喜才是最要緊的。別和妳爹一個樣兒，為那些虛名浮利迷了眼，連平生喜樂都沒了。不喜歡的，就丟了；喜歡的，就去拿。」

聽到這話，沈蘭池笑了笑，又與沈瑞說了會話，這才回到了自己房中。

沈蘭池有些累了，洗漱收拾完便躺下休息。

昏昏沉沉的，她陷入了夢境之中。

意識飄飛間，她隱約又回到前世飲下鴆酒的那個夜晚，明知道這是夢，可她卻無法從這夢中醒來。

紅燭高燒，滿目喜慶，一身紅裝的女子飲下了鴆酒，歪斜著寶冠仰倒在陸兆業的懷中，漸沒了聲息。

陸兆業握著她的手微微顫抖，半炷香後，他才停下這古怪的顫動，隨後，他起身朝東宮外走去。

夜幕低垂，厚雲壓簷，月華星輝盡數藏匿行蹤，唯有人間茫茫燈火，依舊閃著微渺光芒。

陛下體弱，如今這朝中上下皆由太子掌管，他自是能調動裡外軍士，然而此時此刻，東宮之外，陸兆業的衛兵將一行輕騎團團圍住，被困住的行列裡，為首的策馬男子身影僵直，一雙眸似比夜色還沉些。

「鎮南王世子，孤大婚之夜你卻調用王府私兵，意欲何為？」陸兆業負手質問他。

「太子殿下，太子妃沈氏只是一介弱質女流，與沈家所犯重罪無關，還望太子殿下念在鎮南王府的面子上網開一面，手下留情。」陸麒陽下了馬，平日裡總是帶著笑意與調侃的面容，此刻卻不見了那份輕狂。

「哦？」陸兆業不動聲色，「沈蘭池生是東宮的人，死也是東宮的鬼，與你陸麒陽何干？」

「陸兆業！」陸麒陽的眸光裡有一絲冷沉之意，這從未在陸麒陽身上出現過的反常表現，令陸兆業眉心微蹙。

「讓我見她。」陸麒陽鬆了韁繩，道：「只要讓我再見她一面，麒陽願在襲位之後，將鎮南王府兵權全數奉上。」

鎮南王府的兵權，這可是一個不小的誘惑。

陸兆業領了首，命衛兵讓開一條道路，好讓陸麒陽入東宮。

陸麒陽解了披風，隻身孤影便闖入了張燈結綵的宮苑。

「蘭池——」

他推開洞房的門，卻只見到那一襲紅衣的女子安然躺在床上，了無聲息。興許是因為暖室，她的面色紅潤，唇角還噙著一抹笑意，這不改往日的美艷容色，彷彿她只是悄然睡著了一般。

見狀，陸麒陽的腳步忽然趑趄了一下，他沒想到，他還是來晚了。

再多的言語，在此時也都是無用。

他慢慢走近那床上的女子，用微顫的雙手輕撫她的面頰，碰到她後他才發覺，雖然她面色紅潤如昔，可她的肌膚卻是僵硬冰冷的。

「早知如此……」陸麒陽顫著聲，俯在她的額上，喃喃道：「昨夜……我便該不顧一切帶妳走。」

說罷，他悄悄低下頭去，淺淺地吻了一下那已死之人的額頭。

他的表情忽而麻木起來，彷彿一個行將就木、喪失了全部生機的老者。可他當是個鮮活的年輕男子，不該露出這般空洞灰暗的神情。

「陸麒麟，她是太子妃，容不得你放肆！」陸兆業冷冷的聲音自後傳來，繼而便是他的冷笑聲，「陸子響費盡心機都得不到她，你陸麒麟又如何來與孤爭？！」夢中的沈蘭池忽而覺得心口一緊。

她很想張開嘴，對陸麒麟大喊一句「快些逃吧，陸兆業是個多疑之人」，可她無論如何也開不了口，只能眼睜睜看著陸兆業漸漸走近了陸麒麟的背影……

再之後，她離開了那夢境，陷入黑甜的沉睡之中。

沈蘭池醒轉時，已是微光初透的晨間了。

窗櫺間漏過幾許明色，隔著窗紙，不遠不近地傳來幾聲輕快的啾啾鳥鳴，頭頂的淡色紗帳上，一隻瑞鶴展翅掠過霄漢。

她用手揪緊了薄被，另一手則不由自主地落到自己的額上，慢慢地撫著。

昨夜夢中的場景又浮現在她眼前，明明那只是個夢罷了，她卻覺得額間灼熱無比，彷彿還能察覺到陸麒麟落下親吻時的呼吸。

「只不過是個夢罷了……」她用手背掠過額間，如是喃喃自語著。

既是夢，又何必庸人自擾？

時間已然不早，沈蘭池喚來丫鬟梳洗更衣，方在自己房間用了早膳，她的兄長沈庭遠便來了她房裡。

沈庭遠今年二十出頭，生得如一竿修竹般，瘦削挺拔，滿身文人書卷氣，他自小跟著祖父沈瑞習字讀書，性子略有些文弱。

與二房那幾個野心勃勃的堂兄不同，沈庭遠平素只愛舞文弄墨，於仕途上並無什麼大志，只不過，他是沈家長房兒子，必然是要肩挑重任的，故而，沈大人特地活動了一番手腕，在朝中給沈庭遠撈了一個禮部侍郎的位置。

「妹妹，為兄聽娘說……」

見到沈蘭池，沈庭遠說話聲音便有些吞吞吐吐起來，他是個性子溫吞，總是旁人推一下他才動一下，因此，在向來有主見的沈蘭池面前，他便顯得有些弱勢。

「為兄聽說，妳對世子他……」

聽到沈庭遠好半天都說不完一句話，沈蘭池便接了下去，「是，蘭池覺得世子爺是個良人。」

沈蘭池知道，哥哥必然是受娘親囑託特意前來勸她的。

「妹妹，妳還是別鬧了。」沈庭遠歎了口氣，在她面前坐下，好聲勸道：「為兄知道，妳一直不大喜歡世子。可他畢竟姓陸，日後妳嫁入了東宮，也時時會見到他。妳且收斂些，不可再作弄世子。」

聽到兄長的話，沈蘭池並不感到意外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想要在幾日間改變家人的想法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要想不嫁陸兆業，還需徐徐圖之。

沈蘭池眨了眨眼，對兄長說：「若是蘭池真對陸麒麟傾心相許呢？哥哥可還會勸我安分嫁給太子殿下？」

沈庭遠囁嚅了一會兒，道：「若是妳真喜歡世子，那自然是妳己身之幸福來得要

緊。只是，世子平素貪玩，恐怕不是妳的良人。」

「有哥哥這句話在，蘭池便放心了。」她點了點頭，笑吟吟答道：「蘭池心底有數，不會鬧得太過分。」

她愈這樣說，沈庭遠心底就愈沒底。

他這個妹妹私底下被寵壞了，一向沒有規矩，活像是個無法無天的壞小子，幹出過許多根本不像大家閨秀會做的事情來，譬如女扮男裝調戲丫頭，又譬如偷喝爹私藏的好酒等等。

表面上看來，她是個儀姿端莊的麗人，私下卻是個令人頭疼的活潑性子，往往沈蘭池說讓他安心的時候，正是他最不能放鬆警惕的時候。

「二皇子已經在回京的路上了，待他回來，陛下必然要替他接風洗塵。若是妹妹在這段時日出了什麼差錯，那可不好。」沈庭遠憂心忡忡地又勸了一句，「切記不可貪玩。」

聽到沈庭遠的話，沈蘭池忽而微微一驚。

光顧著想與陸兆業的糾葛，她竟然忘了這件事兒——四月始夏之時，代上南巡的二皇子陸子響終於回京了。

「二殿下幾時回來？」沈蘭池問。

「算算日程，也就這三四天的事吧。」沈庭遠答道：「別惹惱了娘，到時候又把妳關在家裡。就算妳哭天喊地，為兄也不會來放妳。」

「噯，哪兒有的事？蘭池不是一向最聽話的？」沈蘭池笑了笑，顯然很不以為意。她從前貪玩，常常被季氏禁足在家。小小閨房，百無聊賴，每次禁閉幾乎讓她快長出蘑菇來，只好變著法子求兄長帶她出去偷偷玩會兒。

只不過，後來的她找到了更有趣的解悶方式，便不怎麼求沈庭遠了。

沈庭遠又磨磨蹭蹭地交代了些話，差點讓沈蘭池也不耐煩起來，這才起身離去。待房裡只剩下了自己，沈蘭池便倒弄起筆墨來，抓耳撓腮地想寫些什麼。

二皇子陸子響回京……

她記得前世時，正是在陸子響的回京路上，載著二皇子的馬車不慎翻落懸崖，讓陸子響落下半身傷，日後常常復發，做事多有不便，也白白讓陸兆業得了幾分便宜。

這一世，她才不希望陸兆業那個白眼狼再活得這麼順順當當。

當今聖上膝下有兩位皇子，皇太子陸兆業，二皇子陸子響，兩位皇子各有風姿，令人神往。

陸兆業的生母是德妃應氏，德妃體弱，在誕下陸兆業不久後便故去了，恰好沈皇后入宮數年一直未能有孕，陛下便做主將陸兆業記在沈皇后名下，將其當做嫡長子撫育。

陸兆業外貌俊朗，性子卻極疏冷，因為這份淡漠，他未得幾分陛下厚愛，與之相比，二皇子陸子響更受寵愛。

陸子響為貴妃柳氏所出，外祖家之顯赫，不輸安國公府沈家。

柳貴妃受寵，陛下愛屋及烏，所以二殿下自出生起便是寵愛非常。

數年後，陸子響果真不負眾望，出落為一名不驕不躁、能文能武的翩翩君子，令群臣交讚非常，常有人在私底下說，若非「嫡長不可廢」這條規矩，又兼之陸兆業身後有沈家鼎力相助，只怕陛下早就改立更親近的陸子響為太子了。

沈蘭池一邊想著，一邊落了筆。

她原本想寫個「陸子響」，可筆墨一成，她卻發覺自己寫了一個「陸麒陽」，頓時就有些懊惱，她便揉皺了那紙，隨手塞到了一旁。

第三章 改變二皇子命運

過了幾日，便是二皇子陸子響回京的日子。

沈蘭池打定主意要陸子響全鬚全尾地平安回京來，因此在心裡盤算了許多事，這日，天才濛濛亮，她就換了騎裝要偷偷溜出門去。

臨到門口，沈蘭池卻聽到一聲嬌嬌的女子嗓音，「二妹，妳這是去哪兒？沈家女子當以嫻靜為宜，像妳這樣活潑好動可不好。」

聽著這聲音，沈蘭池便知道來人是誰了——她的堂姊，二房的沈桐映。

循著聲音望去，果不其然，不遠處的遊廊裡立著個穿著鴉黃衣裙的女子，眉眼間與沈蘭池有幾分相似，正是沈桐映。

這沈桐映平常看沈蘭池不大順眼，總喜歡找一找她的麻煩，但沈蘭池是個淺薄人，看人先看臉，只要對方長得漂亮，心底就已原諒了三分。

沈桐映模樣生得好，因此沈蘭池看著她便覺得賞心悅目，也不大計較沈桐映總是在找碴的事了。

「是是是，大姊姊教訓的是。」沈蘭池打了個哈欠，眯著眼，緊緊盯著沈桐映那如花似玉的臉蛋好一陣子，直盯得她一陣惡寒。

看著沈桐映露出一副渾身不自在的樣子，沈蘭池輕笑了一聲，策馬出了府門，她一路奔馳，晌午時分，在楚京城外的山道上遇見了陸子響的車馬。

看到陸子響的車隊安然無恙，沈蘭池心底略鬆了口氣。

一列衛兵身著輕甲、策馬慢行，踢踏的馬蹄聲在山間迴蕩著。

為首的衛兵見著前面行來一騎裝麗人，仔細一看，見是安國公府的小姐，便速去稟報了馬車中的人。

未幾，車隊停了下來，馬車簾子一動，探出一名年輕男子的身軀，那男子模樣高挺，通身上下蘊含著貴氣，眉宇間卻無凌人傲氣，反而有幾分平易近人，正是二皇子陸子響。

「沈小姐？」陸子響笑了一下，面覆暖意，道：「妳竟然提前這麼遠來接我？」

沈蘭池早就想好了來見陸子響的理由，她下了馬，先行禮，又從袖裡抖出一串古舊的銅錢來，掂了掂，道：「我是來替鎮南王世子爺跑腿的，他前幾日下了血本買了新寶貝，迫不及待想請二殿下看上一眼，鑒個虛實。」

陸麒陽是個出了名的敗家子，有些自以為風雅實則不大上檯面的愛好，譬如混跡在拍行、市井，買下所謂「地裡挖來的前朝寶物」、「祖傳的舊時錢幣」，美其名曰藏品。只是他雖然愛買，也有錢買，卻沒眼力，十有八九都是被人當做冤大頭，狠狠宰上一筆。

好在陸子響對此頗有造詣，因此陸麒陽常常把自己買的玩意兒捧給陸子響，讓他幫忙鑿個真偽。

沈蘭池是沈家人，再怎麼說也不該與陸子響有所牽扯，若要說什麼「親自來迎接二皇子」、「關心二皇子安危」，那就顯得有些別有所圖了。

前一世，陸麒陽在二皇子回京前夕惹怒了鎮南王，被鎮南王一頓棒打後關在家裡養傷，出不了門，因此沈蘭池極放心拿他當藉口。

至於陸麒陽那兒怎麼圓謊嗎……

自己人，好應付。

「哦，是麒陽託沈小姐來的？」陸子響一撩身後車簾，疑惑道：「可麒陽恰好也來了，你們這是……說好的？」

陸子響身後的馬車裡，又探出個男人來，乍看倒是一位惹人面紅心跳的王孫貴胄，面龐俊俏、玉冠紫帶，可他手裡抓著一小把白果，衣領裡落著白果殼，看著便有幾分不像話。

一見著陸麒陽那張臉，沈蘭池就懵了。

陸麒陽怎麼在這兒？！莫非是她的重生改變了一些事情的軌跡？

她愣了一會兒，心思立刻轉了起來，可無論怎麼想，心底都只有一個念頭：糟了。陸麒陽可是與她最不對盤的人，他定會戳破她的謊言，再好好嘲笑她一番不可。

「麒陽，你要鑿東西，何必麻煩沈小姐跑一趟？」陸子響似有些無奈，笑說：「還是你又戲弄沈小姐了？這可不是陸家男兒所作所為。」

沈蘭池心底有些不安，陸麒陽可不是會任人欺負的老實人，為了不被陸子響責備，只怕他下一刻就要奚落她了，她都想到陸麒陽會說什麼了——

沈大小姐真是個騙人精！

她望了陸麒陽一眼，本來想給他使個眼色，讓他幫著圓謊，只是他也不看她，懶洋洋地一撚修長手指，把衣領裡的白果殼挑了出來，這副散漫的樣子叫沈蘭池看了就著急。

「哦，沈小姐不來，麒陽倒還忘了這件事。」

陸麒陽挑完了白果殼，終於露出個無聲的笑來，那笑意似春日午後的陽光，叫人心底變得懶懶的，「先前和她吵了一架，便想捉弄捉弄她，讓她跑一趟腿。只是沒料到她挑了今天來，恰好在這兒遇上了。」

天塌了、地陷了！陸麒陽竟然替她圓謊了！

沈蘭池一驚，忍不住悄悄去打量陸麒陽，生怕認錯了人，可無論她怎麼看，他都和平日沒區別——那打著哈欠、倦眼懶抬，一副不正經的樣子，就是陸麒陽本人無誤。

她唯一能想到的解釋，就是陸麒陽心底又有什麼小算盤了。

「既然世子在這兒，那這鑿錢幣的事也不急。難得天氣晴好，二殿下不如也牽了馬來，一道走走，賞一賞沿途山景？」沈蘭池問。

既然陸子響的馬車會翻落山崖，那改為騎馬就行了，再有意外，也好方便脫身。身著騎裝的明麗女子巧笑嫣然，眼底眉梢透著一抹輕快，就算陸子響知道她是沈

家的姑娘，也狠不下心來拒絕她。

陸子響看了她一陣子，心底頗有些惋惜，面上仍是笑道：「我還是坐馬車吧，就不與沈小姐一道了。」

沈蘭池是要嫁給陸兆業的人，他不應與她有太多糾葛。

自小到大，母妃不知多少次告誡他，「沈家人都是老狐狸」、「便是女子也狠毒，萬萬不可接近」，雖然可惜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陸麒陽見陸子響眼底有一絲惋惜，暗笑了一聲，隨即下了馬車，從衛兵手裡牽了一匹馬，道：「二殿下不來，我來。沈姑娘的騎術，還從未有勝過我的時候。」眼看著這兩人並了肩，就要一道沐著暖陽走了，陸子響的心底忽而翻湧起幾分複雜之緒——沈蘭池是要嫁給陸兆業不錯，可若是三人待在一塊兒，想必大哥與母妃也挑不出話柄來數落他與沈蘭池。

於是，陸子響也上了馬，三人扯著馬繩，慢悠悠行在官道上，陸麒陽的馬晃在最前頭，走得歪歪斜斜，連帶著後邊的兩人都得小心翼翼的，免得撞到了他，行了一段路，陸麒陽還在路邊的坡上摘了一朵半謝的碧藕色殘花，說是要贈給陸子響別在鬢間。

「這就算了。」陸子響連連拒絕，將話頭挑開，「先前麒陽不還說，想要買那幅《春山秀意圖》嗎？如今我直截了當的說了吧，市面上的那幅是仿的，不過仿的不錯，也值些錢，麒陽你下手時多少慎重些，省得被人坑了銀錢。」

「是，是。」陸麒陽應了，一雙眼望著不遠處的山。

就在此時，後頭追來一小隊衛兵，急匆匆的，滿頭是汗，原來是陸子響先前乘坐的那輛馬車出了事兒，馬匹忽發癲病，帶著馬車直直翻下山崖去了。

聽了這話，陸子響面色微青，幸好他跟著沈蘭池改騎了馬，要不然，現在的他只怕也在山崖下。

「最近天氣忽冷忽熱，馬兒常常鬧病。」陸麒陽開口道：「前幾日，沈小姐的馬車不也是如此？驚了馬，還險些衝到人家的宅院裡去。」

「去仔細查一查。」陸子響微沉了臉，冷聲吩咐衛兵，待過好一會兒，他才恢復了平常笑意，對沈蘭池客氣道：「沈小姐，這次還真是託了你的福氣。」

沈蘭池做出微驚的模樣來，連忙道：「哪兒的話？自然是二殿下吉人天相。只是這馬為何忽然犯了病，二殿下還得好好查查。」

陸子響看到她微微發白的面色，笑容一緩，安慰道：「莫怕，無人受傷。」

路上出了這樣的事，陸子響也無心再欣賞沿途景色，他帶著一隊輕騎，朝著京城中去了。

待車隊走後，陸麒陽伸了個懶腰，對沈蘭池道：「人都走了，妳可以老實說了，妳今天又是打哪門子的主意，忽然跑出來見二殿下？京中誰不知道沈家與柳家是死對頭，我可不覺得妳娘會准妳這麼做。」

沈蘭池被問住了，但她並不回答他，而是挑眉反問：「那你先說一說，你怎麼突然來見二殿下？」

「我今兒個高興，來見我自家堂兄，怎麼，不准？」陸麒陽瞥她一眼，「沈大小

姐的手，這是要伸到小爺家裡來了？」

「准了。」沈蘭池被他刺了一下，有些不高興了，秀眉蹙了起來，「我來見二殿下……是因著……嗯……」平素總是從容不迫的她，難得有了說不出話的時候。

「嗯？」

靜了一會兒，沈蘭池只得擠出個半真半假的理由，「我啊，如今不想嫁給太子殿下了。思來想去，我想，興許我和二殿下處得好些，我爹娘就會饒了我，不讓我嫁人了。」

聽到這話，陸麒麟愣住了，他皺著眉心，靠近再靠近，小聲地問：「蘭蘭，妳魔著了？」他靠得太近了，彷彿下一刻就要咬到她的耳朵似的。

這麼近的距離，讓沈蘭池忍不住想起前世那落在額上的吻來，她有些惱，用手把陸麒麟推開，嚷道：「我好得很，你少湊上來，真惹人嫌。」

「力氣還真大。」陸麒麟揉了揉被她按到的胸口，嘟囔說：「從小到大就眼巴巴等著嫁給陸兆業，如今又突然反了悔。妳說妳不是魔著，小爺可不信。」

「太子殿下討厭我，每次見我都冷著臉，我又何必自找苦吃？」沈蘭池目光一飄，語氣不自覺地帶上了一分不屑。

「喲，看得還挺仔細的。」陸麒麟勾了勾唇角，露出個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來，「萬一人家是嘴巴倔呢？有些男人，就是看起來分外討厭妳，實際上在心底把妳當個寶貝疙瘩呢。」

說完，見沈蘭池不理他，他便摸了摸鼻子，一副訕訕的樣子。

沒一會兒，他又道：「時間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」說罷，他將先前摘的那朵野花別在她耳邊，道：「這花便賞妳了，正好碧藕色也襯妳。『碧藕白橘，皆神仙之物』，聽過沒有？」

「怎麼沒聽過？琬琰之膏，甜雪之味，素蓮黑棗，碧藕白橘……」

不等沈蘭池說完，陸麒麟就走了。

沈蘭池摘下那朵破落的碧藕色野花，放在手裡把玩了一陣，便回了安國公府。

她是偷偷溜出來的，想趁著季氏還沒發現，悄悄將一身騎裝換回去，誰知，剛入了家門便聽到一陣雷霆似的喊聲——

「蘭池，妳去哪兒了？」

沈蘭池抬頭一瞧，季氏怒著臉站在那兒，身旁還立著一臉幸災樂禍的沈桐映，她當下便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。

沈桐映突發奇想，跑去她娘親那兒告狀了。

二房的人可真是閒！

自家事，當然是關起門來自家理。季氏命丫頭將沈桐映請出去，劈頭蓋臉就教訓了一頓自己的寶貝閨女，「綠竹已經招了！妳去見二殿下了，是不是？二殿下是柳貴妃的孩子，豈是妳該結識的人！」

沈蘭池在心底咯噔一下，暗暗埋怨綠竹招得太快。

「不，娘，妳聽蘭池說……」沈蘭池迎著母親惱怒的面色，道：「女兒是去找世子的，只是他今日恰好要去接回京的二殿下罷了。娘若是不信，便去隔壁問一問，

世子今日是不是出京去了？」

沈蘭池這話說得信誓旦旦，讓季氏半信半疑，只是即便她不是主動去見陸子響，那她的行徑也算不得好。

「妳、妳、妳去找世子？！」季氏的語氣愈怒了一分，「娘本以為妳只是一時意氣，不料到了今日還在胡鬧！若是妳與其他男子行從過密，日後不能嫁入東宮，白白讓旁人得了便宜，休怪娘沒有說過妳。」

沈蘭池乾巴巴地應了聲「是」，又小聲道：「女兒是真的對世子一見鍾情嘛……」只是顧著季氏可怕的面色，沈蘭池及時收了聲，改口說：「女兒知錯了。」

季氏甩了袖，又說了她幾句，這才走了。

因著陸子響回了京，陛下要替陸子響接風洗塵，沒隔幾日便要設宴席，邀京中貴介前往，不僅如此，柳貴妃還給京中的名門千金們都下了帖子，說是要姑娘們也來聚上一聚。

京城的夫人、小姐們都心知肚明，二殿下也到了適婚之齡，柳貴妃這是想趁著此時，仔細相看一番，替二殿下找個助力呢。

往日這些宮宴，無一不是沈蘭池力壓群芳，驚豔四座。

為了安國公府的臉面，季氏總是卯足了勁精心打扮自己的女兒，以至於有時候都會逾了規制，讓她穿上貴妃娘娘都未必穿得起的料子，戴上了公主們都苦求不已的髮簪。

前世時，穿戴那些不合品階的衣物，沈蘭池渾然不覺有何不妥，死過一遭後，她才驚覺這穿衣打扮裡也有著無數的門道。

季氏替她準備的兩身衣衫，無一不是華美已極，逾了規章。沈蘭池看了對丫鬟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先把娘備下的這幾身衣裳收起來吧，去把我前幾日準備好的衣服取來。」

綠竹有些不解，從前小姐可是最愛這些衣裳首飾了，且她容色豔麗，也壓得住這些流光溢彩的寶貝，反而襯托得更顯得光彩奪目，如今怎麼忽然轉了性子？

碧玉去取沈蘭池前幾日準備好的兩身衣衫過來，與季氏備下的衣服相比，這衣裳就樸素了許多，她將衣衫托到蘭池面前，道：「小姐，不如選這件雨過天青色的吧？太子殿下最愛這個顏色。」

沈蘭池打量著那雨過天青色的衣裙，又將視線落到另一襲碧藕色的衣裙上，隨後笑了起來，用手指撚起衣襬一角，悠悠地道：「還是穿這身碧藕色的吧。碧藕白橘，皆神仙之物，聽過沒有？」

兩個丫鬟誠實地搖了搖頭。

「雖然聽不懂，不過小姐確實是神仙一樣的人物。」綠竹說。

「這話我愛聽。」沈蘭池笑得愈深了。

與此同時，沈家二房。

沈桐映攬鏡自照，又取過一支累絲嵌寶銀髮釵在髻上比了比，側頭問身旁的丫鬟紅袖，「哪一支髮釵更襯妳家小姐？」

紅袖連忙道：「這支更好看些，富貴。庭竹少爺不是說了嗎？這髮釵上的紅寶極為難得，整個京城也難尋第二顆。若是戴上了這髮釵，太子殿下定會目不轉睛地瞧著您。」

沈桐映被紅袖的一番話哄得心花怒放，忍不住彎起嘴角，無聲地甜笑了一陣，眼看著時候不早了，她便理了理衣角，攜著丫鬟去見母親肖氏了。

沈二夫人肖氏生得圓臉長眸，保養得當，打扮得一身光彩。

與女兒一樣，她身上佩戴的首飾頭面，無一不是價值連城，只一眼就叫人移不開目光，放眼整個京城，也唯有沈家人有這樣的家底了。

看到女兒施施然前來，肖氏面露欣悅之色，她扶了一下沈桐映的髮釵，滿意道：「今日的桐兒真真是好看極了，我看蘭丫頭還怎麼與妳比？」

她口中的蘭丫頭，自然是大房的沈蘭池。

兩母女說罷，便去了安國公府門口，今日陛下在宮中設宴，替二皇子接風洗塵，安國公的大房、二房難得要一道出門前往宮中。

沈桐映在安國公府門口站定，就立刻開始尋找沈蘭池的身影，想要看看她今日是怎樣打扮。

從小到大，沈桐映最不服氣的人便是沈蘭池，同樣是沈家嫡女，可旁人都說沈蘭池樣樣都比她好，無論是容貌、學識和儀姿，在旁人的口裡，沈桐映似乎永遠不如沈蘭池，而最令沈桐映不平的，是沈家都說將來要做太子妃的人是沈蘭池，而非她沈桐映。

憑什麼？！

沈桐映看到了沈蘭池，發現今日的沈蘭池穿了一身簡單的碧藕色衣裙，髻間只別了一支鑲藍簪，模樣黯淡得很，與往日金玉繞身、綺麗華美之姿截然相反，心底不禁覺得有幾分奇怪。

沈桐映當即出口譏諷道：「蘭妹妹，妳今日打扮得這麼樸素，也不怕丟了安國公府的臉面？」

沈蘭池腳步微頓，眼神看向沈桐映，原本是想說些什麼的，只是她的目光一觸及沈桐映的臉蛋，神情就有些飄然了。

半晌後，沈蘭池只說出了一句風馬牛不相干的話——

「今日的桐姊姊，真是美極了，美極了。」

「蘭兒，走了。再不上馬車，就要錯過入宮的時辰了。」季氏早就坐在馬車上了，此刻撩了簾子來催沈蘭池。

她催了兩聲，沈蘭池卻像腳底沾了膠似的，一動也不動，視線緊緊黏在沈桐映的臉上。

季氏知道，沈蘭池這是老毛病又犯了，她一看到漂亮的美人兒便走不動路。

最後，還是沈桐映被她瞧得渾身難受，轉身逃也似的上了肖氏的馬車，這才讓沈蘭池戀戀不捨地出發了。

坐在一搖一晃的馬車裡，季氏疑道：「蘭池，妳今日怎麼這副打扮？娘前幾日送妳的那套首飾，不稱妳的心意嗎？」

「娘送女兒的東西，女兒當然喜歡。」沈蘭池道：「只是那些首飾雖好看，卻太惹人注意了，女兒自認無須這些首飾珠寶，也不會讓人看輕了去。」

聽到沈蘭池這番話，季氏笑了起來，道：「說的在理，我們安國公府的姑娘，確實不需要這些多餘的玩意兒。」

沈蘭池點了頭，望向窗外。

想到方才沈桐映那副惹人矚目的打扮，她在心底暗歎一聲，若是她現在衝出去，要那沈桐映穿得樸素些，只怕全家人都會當她瘋了。

畢竟從前習慣了的事，不是一朝一夕說改就能改的，只能先從自個兒改起，剩餘的再慢慢來了。

好在，陸兆業對沈家發難是在永嘉三年的歲尾；現下還有些時日，一切尚來得及。

Crescent Family